

■ 热点聚焦

## 共议儿童未来 聚焦文学发展

——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长沙举行

□本报记者 行超

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自1990年创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促进亚洲儿童文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推动儿童文学的思想和学术交流。28年以来,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与会专家从亚洲扩大到世界范围。8月18日至20日,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长沙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长沙市文联、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筹委会承办,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的近300位儿童文学作家、专家学者前来参会,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与走向,探讨在社会转型和新媒体语境下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在18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儿童文学理论家、原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创始人之一蒋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总经理丁双平,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章宇,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湘,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湖南省政府原副省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唐之享依次上台致辞。中国少读工委原主席、少儿出版专家海飞,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胡坚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长沙市文联主席汤素兰主持。

蒋风在讲话中回顾了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过去,缅怀了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另外两位创始人——日本的乌越信教授和韩国的李在彻教授。蒋风表示,最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每届年会上,都会发现许多年轻的新面孔,他们都是儿童文学界的新鲜血液,是亚洲文学大会组织蓬勃生机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亚洲文学大会组织后继有人的标志。丁双平从出版人的角度,分享了出版优质少儿读物的重要性及文学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他认为,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阅读,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与挑战。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儿童的尊重始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让广大儿童享受到塑造性格、鼓舞精神的优质阅读,这既是社会的需要、行业的需要,也是每一个出版人不变的使命和追求。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儿童文学是属于他们的愉悦精神、坚定意志、启迪人生、塑造对生命和生活之爱的精神载体。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引领儿童认知世界,实现自我成长。刘章宇说,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为当下的少年儿童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提供积极健康而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其精神追求,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关注的话题。周湘表示,每一个儿童都是浸润在人类文明的光辉中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文明的传承、文化的积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是最能沟通人类、共同文化理想的世界性文学,对儿童精神生命

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湖湘文化”让湖南儿童文学以独特的艺术色彩和文学底蕴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的宝库。唐之享表示,在全球化发展的语境下,中国需要向世界讲述别具特色的中国故事,中国的孩子需要认识世界,为孩子发声的中国儿童文学也需要走向世界;而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受富有东方魅力的中国儿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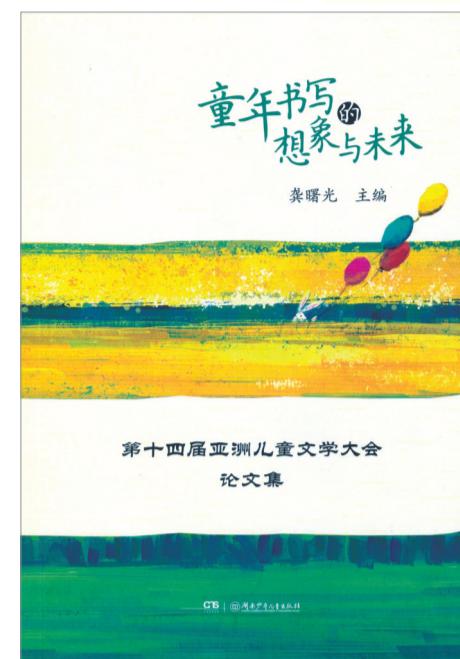
本次大会以“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与走向”为主题,会议以汉语、英语、日语、韩语四种语言同步进行学术研讨,举办了以“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与走向”为主题的主论坛和四场分论坛,分论坛分别是:以“童年书写的想象和未来——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困境与突破”为主题的儿童文学论坛、以“童书的边界和未来——新媒体语境下儿童文学的出版与传播”为主题的出版产业论坛、以“童年的想象和未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和视觉素养”为主题的图画书论坛、以“中国儿童阅读方案及未来教育场景探讨”为主题的儿童教育论坛。与会论文已结集为《童年书写的想象与未来——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论文集》出版。

## 儿童文学是为了更好的童年

儿童文学的阅读不但参与塑造着社会公众的童年观,也潜在地塑造着作为读者的儿童大众。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发行、传播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形成。在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整体增长缓慢的情势下,童书包括儿童文学的出版、发行却逆势上扬。随着国内儿童图书消费量的急剧攀升,儿童文学类童书在整个中国图书出版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谈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我们关切的不只是它的现状,还有它未来的方向和可能,以及儿童文学如何才能塑造、给予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童年。

方卫平认为,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的基本状况来看,我们对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艺术和美学的理解,既取得了相对于过去的重大进步,也存在着某些影响其走向更远未来的重要缺陷。例如,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如何走出“唯儿童主义”(即“只要孩子喜欢的,就是好作品”的)狭隘视野,不是仅仅将简单地娱乐儿童大众作为艺术的目标,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在儿童大众的现实趣味和儿童文学的审美趣味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前者提醒后者不要忘记“孩子喜欢什么”,后者则以“孩子应该喜欢什么”的思考和体验提升前者。当代儿童文学需要审思什么是童年生活中真正具有高度文学表现价值的趣味,而不仅仅是简单录制或仿造童年生活的某些现实。发现这种独属于童年的、同时又蕴含价值高度的审美趣味,也许是当代儿童文学走向经典的必由之路。

杜传坤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出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以及童年观的形成和变化做了深入梳理,并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于五四时



期建立在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现代儿童观基础上,强调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要把儿童当作“儿童”。然而若将儿童的特殊性推向极端,可能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惟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会阅读的文学。她指出,儿童文学需要突破现代性的童年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拥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 出版:花的事业 果的工程

在中国书业版图上,儿童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数据显示,从2005年以来,少儿图书市场以年均10%的幅度增长。其中,儿童文学的比重不断扩大,占据了超过40%的图书份额。可以说,过去十几年,是儿童文学出版的“黄金时代”。面对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现实要求与呼唤,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和冲击,中国少儿出版能否延续或者开创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将出现哪些新的时代要求和文学特质?

王琦认为,儿童文学出版是儿童文学创作链条的最后一环,少儿出版者的站位和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儿童文学创作的面貌。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紧紧围绕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致力于出好书、出精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这是新时代对少儿出版的站位要求。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是花的事业、果的工程。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首要任务。要把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融入儿童文学创作生产之中,增强孩子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代代相传。

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走出去是中国童书的文化使命。童书版权输出,事关国家文化的影响力。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依赖内容创新的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原创图书品牌和版权。在当下,优秀原创作品真正融入世界范围内的阅读依旧任重道远。国内童书的创作理念应该得到提升,编辑、出版人的出版理念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儿童本身,同时合理调整出版格局。国外童书中的童趣、想象力、游戏性、幽默感,都值得创作者和出版人琢磨。总而言之,中国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创作结合密切,儿童文学作家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文学观、儿童观、国际观,以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繁荣促进中国少儿出版。同时,中国少儿出版在新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下,以少儿出版的站位引领儿童文学创作、少儿出版的视野丰富儿童文学创作、少儿出版的胸怀观照儿童文学创作。

## 图画书的韵味和启示

儿童文学的各种文类中,绘本是最早让儿童接触的读物,借着美丽的图画、简洁的故事,让儿童可以很容易理解故事内容,并从阅读中获得启蒙。与此同时,绘本是一种全新的媒介,通过简短的文字给人带去深刻的韵味。文字和图画彼此融合,展现出不一样的效果。在论坛上,来自亚洲各地的专家学者分享了本国绘本的创作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来自韩国的林廷珍向大家介绍了由中日韩三国共同企划出版的和平专题绘本,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绘本享受视觉上的美好并不断开拓个人的想象空间。据她介绍,“祈愿和平——中日韩三国共创绘本”系列共出版了11册,其中韩国作家作品4册(《花奶奶》《非武装地带的春天》《玉米》《春熙是孩子》),中国作家作品3册(《迷戏》《火城》《两张老照片的故事》),日本作家作品4册(《和平是什么》《靴子的行进》《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樱花》),通过这些绘本可以给三个国家的孩子们进行很多关于历史和平的教育。她认为,绘本将来可以应用在企业宣传、国家机关活动,或是老人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管理等各个领域。在韩国,现在已经有许多机构在试图制作宣传用的小册子绘本了。

香港学者林形提到,在香港儿童文学的各文类创作中,原创绘本作品并不多,而谈及“乡土书写”的内容更是寥若晨星,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凤毛麟角中寻找到深具香港地方色彩的绘本作品。他以《汉堡包和叉烧包》《电车小叮在那里》《姓邓的树》《九龙·九龙》等香港绘本为例,探讨了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轨迹、中西融合、乡城变迁、香港精神等问题。他认为,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书写,启蒙儿童了解香港的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乡土世界”里找到属于香港城市的风景。以“乡土”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题材,具有启蒙的作用,其意义在于对儿童思想、行为及情感进行内在价值的深度培养。



自己有句口头禅,见到人总会问上一声:“您最近忙吗?”人家的回答也很爽快:“忙啊!”

大伙说的这是心里话,眼下忙点儿未必是坏事,起码是跟着时代的列车在跑。有理想才有奔头,正常的忙碌可以让人生充实。可过分攀比,搞得自己心力交瘁,让生活失去了快乐,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这不,昨儿个我就见识了一位。

我这位老兄人品不坏,脑子也好使,又没有不良嗜好,惟一的毛病就是好妒忌别人。同事升了迁,他得两宿睡不着;朋友换了好车,他得郁闷好几天;亲戚乔迁了新居,他的降压药就得加

量……对老华的“红眼病”,朋友们都有所了解,所以尽量不去刺激他,可架不住这老兄常常给自己找不痛快,拦都拦不住。

上周老崔从西安来京公干想约老友们一起坐坐,其中就有这位华兄。老华一向守时,他推开门的瞬间,我低头看了眼手表,比原定的时间提早了两分钟。看着他和老崔亲切地握着手,我心里满是暖意。见老华落了座,我起身把他面前的瓷杯里斟满了茶。

“缪兄,咱俩有半年没见了吧?”

“可不是,都忙嘛。”

## 如 恋

“今儿还有谁来呀?”老华抿了口热茶,脱口问了一句。

“这不,老崔还想见见侯德亮和潘晓东,他们俩在路上,一会儿就到。”

“哎哟!他们俩我可有日子没见了。我听说德亮跟头儿赌气辞职了!您说说这么大人了,做事怎么不考虑个后果呢?老话讲得好,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那小潘也是,放着电视台的工作不好好干,成天介不误正业,非要当什么‘驴友’,开个破吉普山野瞎悠。”从老华的口气与眼神里,流露出些悲悯和惋惜。

“对了,梁峰刚打电话过来,说他一会儿也到。”

包间的门开了个缝儿,一张黑瘦的脸探了进来——这梁峰跟上次见他几乎判若两人。先前的梁峰白白胖胖,分头打理得油光水滑,衣服穿得也合体讲究,眼神里透着自信。一年多没见,他变得又黑又瘦,分头改成了板儿头,还胡子拉碴的。一件说蓝不蓝、说黑不黑的外套明显是号码大了,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不停地扭动。原来满是活力的眸子也变得暗淡无神了。

“这年头土豪都兴苗条,我说你这肥减得也太过了,怎么瘦成这样了?”老华的语气里透着揶揄。

“唉!别提啦。我这一年多,算是走了背字儿了,什么倒霉事都让我撞上了,先是管理不当,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几千万的货成了灰。紧接着大股东撤资,我这资金链嘎嘣就断了。这不,天天有一打债主堵着门催账,您说说我哪儿找钱去?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听说崔哥来了,我怎么得过来见见,想当初公司起步的时候,还是崔哥帮我联系的第一笔生意呢。”

## 如 恋

怪

梁峰刚才给他的那点刺激。

“华哥,您听说谁德亮辞职了?”潘晓东的话茬儿有点硬,“公司让德亮辞掉了原来的职务,是安排他到集团任副总经理。”潘晓东一仰脖儿,干尽了茶杯里的温茶,继续说:“至于我选择什么样的活法儿,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我从小就爱玩,当时削尖了脑袋进电视台,就是想跟着节目组多跑一些地方。台长看我这么醉心旅游,就让我负责了一档旅游节目,旅游这行业我熟悉啊,所以栏目办的还不错,收视率在台里能排进前十了。您说我这是玩物丧志吗?”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老华的脸上,只见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淌下,他双手捂着胃,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

“老华,不舒服啊?”老崔急切地询问着。

“是啊,胃疼得要命,我得回去了。老崔,真对不起,咱们下次再聚吧。”

老华是坐着潘晓东新买的路虎回家的,当他得知这部车的价钱时,脸上的表情更加难看。

刚刚,我拨通了老华家的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那是他夫人独特的女高音。“嫂子好。老华怎么样了?没什么大问题吧?”

“没事儿!他这是老毛病了,三天两头的犯,我们都习惯了。医生说是因为情绪波动造成的胃痉挛,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情绪。”

挂了电话,我心里寻思着,上苍造人挺有意思,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被埋了粒嫉妒的种子,只是有的人心里的种子仅仅是发了芽,而老华心里那粒种子却长成了树,唉!

缪维文/绘